

刘心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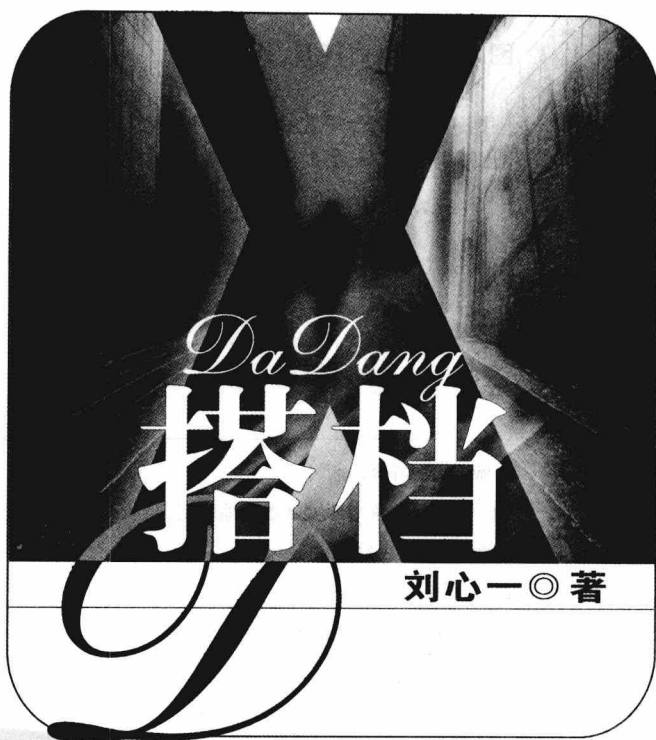
Da Dang
搭档

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一等奖获奖作品

也许，每个警察都会遇到一个悬案，久久地像幽灵一样折磨着你的心。如果你足够幸运，躲过了子弹、癌症和炸药，那么上帝就会给你这么一个案子。



群众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搭档/刘心一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14-4831-9

I. ①搭…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377 号

搭档

刘心一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18.2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14-4831-9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啄木鸟杂志社电话: (010)83901311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引子	
4	第一章	不该发生的爆炸
18	第二章	死亡约会
21	第三章	漂亮女人的衣柜
25	第四章	警察和记者
33	第五章	人怕出名
43	第六章	代理副局长的玄机
49	第七章	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52	第八章	拎 LV 的女警察
62	第九章	偷拍风波
69	第十章	名牌海洛因
77	第十一章	排爆手的推理
83	第十二章	三陪女之死

91	第十三章	监狱不好玩
97	第十四章	上帝给的案子
100	第十五章	爱管闲事惹的祸
107	第十六章	刑警的儿子
114	第十七章	同事的女儿
119	第十八章	两个失去搭档的警察
127	第十九章	失败的诱捕
133	第二十章	栽赃不是目的
137	第二十一章	虚张声势
143	第二十二章	数据硬盘的秘密
148	第二十三章	警界流氓
152	第二十四章	女儿的直觉
158	第二十五章	撒手锏
164	第二十六章	彼此彼此
168	第二十七章	俱乐部里的花花公子
172	第二十八章	泡夜总会的大学生
176	第二十九章	无权访问
182	第三十章	越权调查

186	第三十一章	午夜迪吧
196	第三十二章	停职危机
201	第三十三章	鸡蛋碰石头
210	第三十四章	婚姻幸福的秘诀
214	第三十五章	验尸报告的细节
218	第三十六章	釜底抽薪
223	第三十七章	不能曝光的败笔
228	第三十八章	疑犯的前妻
230	第三十九章	不寻常的奥迪 A6
236	第四十章	不是巧遇
242	第四十一章	跆拳道黑带的最后一跃
247	第四十二章	有仇报仇
250	第四十三章	无可奉告
256	第四十四章	老式手铐
261	第四十五章	兵不厌诈
274	第四十六章	炸弹制作指南
278	第四十七章	从半个市长到阶下囚
284	尾声	

引子

2010 年 8 月

小心点儿，这不是打电子游戏，错了没机会存盘重来。

武旗红不住地叮嘱自己。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鞋盒子。

四四方方的鞋盒子泛着一股氨水味，武旗红凭气味判断，里面装的应该是硝铵炸药。为了固定证据，刑警队的人提出要手工排爆。这就意味着武旗红必须亲自剪断连接电池和雷管的导线，给刑警队保留一颗完整的炸弹。

他的呼吸有些粗重，呼出的气息被头盔面罩挡回来，热烘烘的令人窒息。盔甲一样厚重的排爆服让武旗红有点儿不堪重负。他大汗淋漓，汗水顺着眉毛流进眼睛里，让他感觉一阵刺痛，顿时眼泪汪汪的，却没法用手去擦。他的视线有些模糊。

不远处，手提式频率干扰仪上的电源指示灯不停地闪烁——排爆前的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现场附近的无关人员已被疏散，应急的防爆毯已经就位，频率干扰仪正在工作，七十米范围内所有的手机、遥控、蓝牙、无线局域网、模拟和数字无绳电话等等信号均被屏蔽，只保留了一个警方的对讲机频段。只要没有某个无线电爱好者突然冒出来，而且正好使用了警方的通话频段——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根本就不必考虑——炸弹就没有被遥控引爆的危险。

无磁排爆剪缓缓接近连接雷管的导线。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下剪刀之前，武旗红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自己的战友们，他们都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支队长戏志才一边用对讲机向局长汇报，一边紧张地盯着武旗红的方向。顶头上司李韦璜冲武旗红使劲点了点头，意思是，动手吧。排爆组新来的民警于宽脸色苍白，他还是第一次参加排爆行动……

武旗红的目光继续在人群中搜索，希望能看见周毅泽的面孔。当年就是周毅泽把他带进门的，算是他的师傅，同时也是他的搭档，他的挚友。每次自己担任主排手的时候，周毅泽总是冲他竖起大拇指为他打气。可是今天周毅泽在哪儿？

终于他看见了。人群之中有一个人高高地伸出右臂，竖起拇指。可他的脸……武旗红一时间有点儿迷糊了，那个竖起拇指的人怎么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仅是一模一样，那明明就是自己。他看见自己站在人群中，和战友们肩并肩，自己的身边就是戏志才、李韦璜、于宽……大家的表情十分自然，仿佛这很正常似的。

可是，这不正常。如果那个人是自己，那么自己是谁，这个正准备剪断导线的人是谁？老周又在什么地方？武旗红一阵恍惚。

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了，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拆除炸弹，其他的一会儿再说。他定了定神，最后与人群中那个正关切地望着自己的武旗红对视了一眼，然后转过身，面对眼前的爆炸装置。这时候，他感觉到腰间一阵有节奏的振动。是手机。估计是短信息。这种时候，他当然没工夫去看什么短信，就是想看也看不成。手机放在排爆服里面，根本拿不出来。武旗红深深地吸了口气，他准备下剪刀了。

突然，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他。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就好像是一脚踩空，身体猛然间下坠，而内脏由于惯性还要继续保持原来的状态，于是整个人从内到外忽悠了一下。在拆除炸弹之前有这样的感觉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是有什么工作没做到位？对排爆手来说，这很可能意味着粉身碎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腰间的手机再次振动。这回武旗红明白了——手机。

频率干扰仪屏蔽了手机频段，方圆七十米范围内所有的手机会全部瘫

疾。为什么自己的手机能收到信号？武旗红微微扭过头，冲着固定在肩膀上的对讲机说道：“频率干扰仪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对讲机里传来于宽的声音，那声音里透出一丝不确定，“是老周设置的，怎么了？”

武旗红又冲着对讲机喊：“老周！老周！手机信号没有屏蔽！”

“我知道，”对讲机里传来周毅泽的声音，语调很轻松，“别担心，我能应付。”

听周毅泽这么说，武旗红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然而，当他的目光再次转到爆炸装置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窖。鞋盒子里的东西突然变了模样。刚才还是自制的硝铵炸药，现在却变成了一捆乳化炸药，外面还用胶带固定着一部摩托罗拉手机，一根导线从手机后面延伸出来，与炸药上的雷管连接在一起，手机屏幕一闪一闪的，有电话打进来……

武旗红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老周，频率干扰仪，快！频率干扰仪——”

“频率干扰仪——”

武旗红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头晕目眩，口干舌燥，心脏狂跳不止。他意识到自己又做噩梦了，尽管如此，就像惯性似的，他还在喃喃念叨着，“频率干扰仪……老周……频率干扰仪……”他的声音渐渐哽咽，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老周……”

第一章

不该发生的爆炸

2006年7月

多年以后，武旗红回忆起那场事故，总觉得一开始自己的感觉就不太好，仿佛隐隐约约预感到有什么意外要发生似的。

开车去东港一区的路上，他一直有点儿心慌意乱——实际上这个词也不太确切，但他很难找到更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的心情。那是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起初他以为是因为即将面临的任務，任务的确危险，可这些年来他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他可能会因为执行任务紧张冒汗，但绝不会心慌。这是有区别的。

周毅泽也和往常不太一样。以往他话挺多的，那天却一言不发，坐在副驾驶座上眼睛盯着窗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只有坐在后排的于宽唠叨个不停。周毅泽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嘴里嗯嗯啊啊几声，表示自己在听他说话，但武旗红看得出，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三菱帕杰罗闪着警灯，驶近东港一区的蜀国花园。隔着老远，武旗红就看见了拉在蜀国南路路口的警戒带，警戒带圈起来的范围很大，把整条街都封锁了。现场附近的闲杂人等和无关车辆都被清空，沿着警戒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戴钢盔穿防弹衣端着七九式微冲的特警。武旗红抬头看了看后视镜，问于宽：“东西都带齐了？”

于宽笑出了声：“武哥，这么一会儿工夫你都问了四次了。你没事吧？”就连一路无语的周毅泽也暂时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转过头诧异地看了武旗红一眼。

武旗红知道自己问得有点儿多余。每次执行任务需要带什么东西，队里的任何一个人人都一清二楚：排爆服、无磁排爆工具组、探测器、防爆毯、频率干扰仪……每一样东西都关系着排爆手的生命安全，没有人敢麻痹大意。可他心里那种不踏实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

“没事……”武旗红轻轻地摇摇头，心里对自己说：当然没事，能有什么事呢？每次不都是这样吗？他不再说话，盯着前方的路面专心开车。一转眼的工夫，三菱帕杰罗就开到了警戒带跟前。

警戒带外侧有一个临时划出来的停车区域，最外边停着两辆电视台的采访车，一个穿着得体的女记者手里拿着麦克风面对摄像机介绍着现场的情况，但大多数记者和摄影师们无事可做，只有无聊地东张西望。负责警戒的特警得到命令，禁止一切媒体人员进入警戒带之内。个别记者不死心，试图找机会混进现场，都被特警们毫不客气地轰了出来。这次北都警方的态度十分坚决，局长下令，就是《焦点访谈》的人来了也得拦在外面。记者们也实在神通广大，竟然联系了现场附近一幢高层公寓上的住户，出高价请他们用家用摄像机在阳台上拍摄。若不是一个狙击手无意中通过瞄准镜发现了，那个住户绝对能拍到独家镜头。

新闻采访车的旁边停着一溜豪华轿车，除了人人都认识的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法拉利，武旗红还认出宾利、世爵、路虎以及一辆十分霸气的林肯领航员。武旗红对世界名车并没有什么研究，但自从“9·11”之后，中国各大城市都提高了安全级别，对民警进行反恐培训。武旗红有幸在这类培训中接触了许多国外的反恐资料，在各种各样的视频里，他认识了不少平时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汽车，包括林肯领航员。在中国还不太流行SUV这个概念的时候，林肯领航员已经是美国政府部门尤其是安全部门十分青睐的多用途汽车了。当然，说到价格，自然是贵得令人咋舌。相比之下，停在它旁边的那辆蓝白相间的帕萨特警车就显得寒酸到家了。

二十几个人围在帕萨特四周，个个情绪激动，有的声嘶力竭地大声叫

嚷，有的已经开始哭天抢地了。这些人年龄各异，有男有女，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衣冠楚楚。武旗红估计他们就是那些豪华车的主人，换句话说，他们是被劫持人质的家属。

焦头烂额的公安局政委刘福三站在他们中间，一边擦汗，一边求爷爷告奶奶似的请周围的人们保持冷静，两个穿制服的女警察在人群中不停地穿梭，给他们递纸巾，递矿泉水，尽量安抚他们的情绪。几个头脑活泛的记者试图上前对这些人进行采访，结果又被特警赶到了一边。

武旗红放慢了车速。他本以为周毅泽会和政委打个招呼。周毅泽和刘福三同住一个小区一个楼门，两个人都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没事的时候经常交流交流，两家的关系挺好。可今天，周毅泽两眼茫然地看着窗外，没有要打招呼的意思，武旗红有点儿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看见刘福三。

三菱帕杰罗绕过这群吵吵闹闹的人，在警戒带边的岗哨前停下接受检查。武旗红打开车窗出示证件，简单地说了一句：“治安支队排爆组。”执勤的特警通过无线电向临时指挥部汇报，几秒钟之后，他向武旗红挥挥手示意他们可以通过了。

东港是北都市开发最早的豪华住宅区。蜀国路把东港一区分成了东西两部分，东部大多是高档公寓，西部的空旷地带没有高层建筑，网球场、游泳馆、美容中心、健身房等等都在这一侧，此外，还有个名叫 M78 星云的私立幼儿园。排爆组的民警们很少有机会光顾这种地方。于宽好奇地东张西望：“M78 星云是什么意思，好好的幼儿园怎么起了这么个怪名字？”

“奥特曼。”周毅泽突然嘟囔了一句，这是他上车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

“奥什么？”于宽没听清楚。

“奥特曼。M78 星云是奥特曼的出生地。”

奥特曼是武旗红小时候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至今他还记得，奥特曼又叫咸蛋超人，是个宇宙英雄、怪兽杀手，最拿手的是斯派修姆光线、八方光轮、奥特水流……但奥特曼的出生地这种专业性的问题他是绝对回答不上来的。周毅泽比自己大一轮有余，他小时候恐怕连电视都没见过，天晓得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难道老周是奥特曼的粉丝？”于宽调侃。

“我儿子是，他小时候最爱看奥特曼，”周毅泽的语气有些怅然，“陪儿子一起看电视的日子真好啊，可惜……”

“可惜儿子大了，不陪老爸玩了。”于宽嗤笑。

原来老周想儿子了，难怪他一路上情绪低落。武旗红宽慰他：“你知足吧。整个公安局里就你生的儿子最有出息。”

两年前，周毅泽的儿子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那个学校的金融专业在美国数一数二。周毅泽成了公安局里那些当父母的学习榜样，天天有人找他请教到底是怎么教育儿子的。

“你还没当爹，理解不了。”周毅泽叹了口气，“操了这么多年心，难道就是为了把他送到地球那边？”

“你儿子够让你省心的了，”于宽说，“全国每年三万多出国留学生，能拿到奖学金的只有两千五，还不一定是全额。要不是他拼命念书，就靠你这点儿工资，怎么供得起他去美国上大学？算上咱们被炸死之后拿的保险金也不一定够。”

“于宽你闭嘴，晦气！”说话间，武旗红把帕杰罗停在幼儿园的入口附近。隔着漆得花花绿绿的铁栅栏，可以看到幼儿园主楼——设计得挺前卫的，看上去就像是一艘宇宙飞船，主楼前的操场上空无一人，操场正中有个奥特曼的塑像。幼儿园的门前同样拉着一条警戒带，一长溜有标志没标志的警车整整齐齐停在警戒带外围，一眼望不到头，似乎北都市公安局能开得动的车都在这儿了。一辆用依维柯改装的现场指挥车停在正对门口的位置上，车门开着，不时有一些拿着对讲机的警员进进出出。

周毅泽强打起精神，推开门下了车，小跑着来到指挥车门口，往里探了探头。治安支队长戏志才和九大队大队长李韦璜从指挥车里下来了，三个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还不时往幼儿园里张望。不一会儿，指挥车里又陆陆续续下来一些人，都是市局以及东港分局的头头儿们，最后出现的是北都市公安局局长龙树彬。这位龙局长在全省公安系统里大名鼎鼎，据说他的警察生涯足够拍七八部电视连续剧的，老一辈的民警们提到他的名字时总是充满敬意。武旗红只是排爆组的普通民警，除了局里开大会，平时没多少机会亲眼见到公安局的最高领导。近距离观察这位传奇人物，他注

意到龙局长脸上的线条很硬，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才会有脸型。此刻，龙树彬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地盯着幼儿园的方向。

下午一点半，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年男子身上绑着炸药、手持一支六四式手枪冲进了 M78 星云幼儿园。也许是绑匪对幼儿园的格局不太熟悉，他一头冲进了音乐教室里，那是主楼的附属建筑。混乱之中，大部分老师和孩子及时逃了出来，但正在音乐教室里的六个五岁左右的孩子、两个幼儿园女老师和一个暑假期间参加社区服务的女高中生成了人质。

私立幼儿园里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警方以为绑匪是冲着这些孩子来的，但绑匪劫持人质之后一直没提出任何条件。民警用扩音器向里面喊话，里面没反应。孩子们的家长得到消息心急火燎地赶来了，他们的第一句话惊人地相似：“要多少钱我们都给……”可连警方都搞不清楚绑匪到底想要什么。警方把通过长焦镜头拍到的几张绑匪的照片拿给他们，他们一律摇头，否认与绑匪有任何瓜葛。参加社区服务的女高中生名叫刘帆千。她的母亲黄婉悦在市局档案中心工作。黄婉悦被请到现场，不久她的丈夫——确切说是前夫，一个投行营业部主任——也到了，和那些孩子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与绑匪素昧平生。人质中的两个女老师，一个是幼儿园园长的小姨子，另一个名叫何小蓓，是从云阳县来的，刚刚来幼儿园工作不久。

绑匪又做了一件让警方没料到的事情。僵持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把何小蓓放出来了，但留下了她的手机，很明显，他打算用这部手机和警方谈判。惊魂未定的何小蓓转达了绑匪的警告：他身上的炸药一旦炸了，音乐教室里不会有活人，他希望警方不要做无谓的尝试。警方的谈判专家拨打何小蓓的手机，绑匪却不接电话。谈判专家经验丰富，很快就明白了绑匪的意图。这是在告诉警方，他才是掌控局势的人，让警方不要搞错了。

幼儿园的主楼共有三层，是南北向的，绑匪和人质所在的音乐教室则是主楼北端延伸出来的半椭圆形附属建筑，与主楼形成一个“L”形的夹角。音乐教室只有一层，同样是模仿飞船的设计，窗户很小，间隔很大，为绑匪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武旗红打开后备厢，招呼于宽往下卸装备，做排爆前的准备工作，同

时留意着幼儿园周围的建筑——他在找狙击手的位置。观察了一圈，一个狙击手也没发现。幼儿园南边是个露天网球场，网球场的周围都是金属防护网，狙击手肯定不会选择这个位置，防护网会导致子弹偏离方向。而且这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人打网球，网球场上站着什么人，绑匪会看得一清二楚。幼儿园北边是个两层楼的美容中心，与音乐教室相邻的那一侧却没门没窗，如果狙击手选择这个位置，只能把武器架在房顶。这里离音乐教室太近了，很容易形成射击死角。蜀国南路东边的公寓楼是比较理想的射击位置。但由于楼前的树木、幼儿园的铁栅栏等障碍物的影响，狙击点至少要设置在三楼以上，为避免射击死角，又不能太高。公寓楼临街那一面都是封闭式阳台，所有窗户的设计是统一的。如今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下午两三点钟又是一天里最热的时间段，谁家会在这个时候开窗户？只要一开窗户，在一片玻璃森林里就会显得十分突兀。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绑匪的神经十分紧张，一旦狙击手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对他是不小的刺激，很难说他会干出什么事情，就此引爆炸弹也说不定。

看见戏志才冲自己招手，武旗红赶紧走过去。戏志才介绍：“龙局长，这是武旗红，和老周搭档好几年了。他今天担任主排手。”

武旗红向局长敬礼。龙树彬上上下下打量武旗红。“听说你们从来没出过差错？”

大概是很少和排爆手打交道的缘故吧，龙树彬的话实在外行，武旗红不知道他是从谁那儿听说的。对排爆手来说，差错意味着粉身碎骨，至少也是缺胳膊断腿。一个排爆手能够好端端地站在局长面前等候局长的指示，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从没出过差错，不需要从谁那儿“听说”。武旗红不想回答“是”，但也不能回答“不是”，只得说：“是我们运气好。”

“也不能光靠运气。”龙树彬对这样的回答不太满意，他把目光转向周毅泽，“今天你们排爆组有两个重要任务。第一，确定绑匪身上的爆炸物是真还是假，如果是真的，引爆方式是什么。你们的判断非常关键，关系到人质和参与解救行动的特警的生命安全，一定不能出错。第二，一旦解救行动成功，活捉了绑匪，你们要尽快拆除他身上的爆炸装置，我们需要他的口供。今天谁担任主排手，定下来了吗？”

武旗红有点儿诧异，刚刚戏志才介绍的时候已经说过武旗红是主排手了，难道龙局长没听见？他马上回答：“是我。”

龙树彬没看武旗红，而是望着戏志才。戏志才赶紧说：“龙局长，旗红和老周一样，都是老资格的排爆专家。”

龙树彬沉吟不语。武旗红不知道这位龙局长为什么对自己那么不放心，看上去，他似乎更希望周毅泽担任主排手。但排爆手之间有自己的规矩，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一个人出差在外或者身体状况欠佳，他和周毅泽都是一人一次，均摊风险。上一次是周毅泽，那这次就应该是武旗红，排爆手们彼此心知肚明，不需要相互提醒。

“要不……今天还是我来吧。”周毅泽用征询的口吻说。

龙树彬似乎就等着这句话，“你上我就放心了。这次行动决不能出意外，也决不能靠运气。”

武旗红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自己关于“运气好”的那句回答让龙局长听着不顺耳。“上次在莲花超市发现的炸弹是老周拆除的，这次轮到我了。”武旗红说。

“这种事怎么可以轮流，当然是谁有把握谁上。”龙树彬的语气很不高兴。

周毅泽向武旗红微微摇头，意思是别再争了。可武旗红还是固执地说：“我有把握。”

“你现在连炸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到，怎么敢说把握？这不是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吗？”龙树彬声色俱厉。

你也不能拿排爆手的生命当儿戏，武旗红想。但他知趣地闭上了嘴。

“龙局长，旗红不是这个意思……”戏志才赶紧打圆场。

“我知道，”龙树彬摆摆手打断戏志才的话，口气放缓和了一些，“这又不是争功争钞票，前面是颗炸弹，闹不好会送命。你担心战友的安全，想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是警察之间的情义，是警察就该这样。只是这次行动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出差错。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话说到这个地步，武旗红知道再争也没用了。他看看周毅泽，周毅泽冲他挤挤眼，表情很轻松。让武旗红稍稍感到宽慰的是，来时一路上那个

心事重重的周毅泽不见了，周毅泽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跃跃欲试，信心百倍。

排爆人选定下来了，龙树彬招呼刑警支队长薛艾寒。“老薛——”

薛艾寒会意，“我带他们到狙击手的位置观察一下。”他冲周毅泽和武旗红招招手，“跟我来。”说罢他转身带路，绕到幼儿园的侧门。

绑匪所处的位置看不到幼儿园侧门的情况，几名特警早已悄悄从这里进入主楼，封锁了音乐教室通向主楼的通道。

武旗红刚才一直在周围的建筑里找狙击位置，没想到第一狙击点就设置在幼儿园主楼三层最南端的一扇窗户后面，还算隐蔽，就是射击角度有些不理想。在对面的公寓楼里还有两处备用位置，狙击手接到命令，暂时不能开窗户，看来薛艾寒也考虑到容易暴露的问题了。武旗红从一名狙击手中接过望远镜。

人质都集中在音乐教室中间，围成一个不规则的松散的圆圈。有两个孩子哭得最厉害，园长小姨子一手护着一个，刘帆千手忙脚乱地哄着另外几个——她自己也被吓得不轻。绑匪躲在人质的中间，周围的人质成了他的防弹衣。他的相貌很普通，这种人走在大街上，绝对不会被人记住。不过大热天的，他却穿着一件肥大的长袖褂子，显然是为了遮挡身上的炸药。这时候，绑匪前襟的扣子全都解开了，这是要警方看清楚，他说的炸药不是随便吓唬人的。那支手枪就插在他的腰间。

“可能是乳化炸药。”武旗红对身后的薛艾寒说。薛艾寒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武旗红意识到他应该解释得详细一点儿。

到底是多年的搭档，周毅泽马上接过武旗红的话，“那是工业炸药，属于含水炸药的一种，生产的厂家和型号都比较多，特点是在水下也能使用，威力相当于同等重量 TNT 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家伙身上的炸药，我估计不下两公斤……”

两排圆柱形的炸药卷就绑在绑匪的胸前。武旗红看见两根导线延伸到衣服里面，但一时无法确定导线的具体走向。观察了一会儿，他发现绑匪双臂的动作有些僵硬，两只手掌上似乎还用胶布固定着什么东西。他明白了，电线通过两个袖子伸出来固定在手心，只要两只手握在一起，电流就